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京出版社

〔清〕秦松齡撰

蒼峴山人文集六卷

清嘉慶二年秦瀛刻本

伍輯・貳拾捌冊目錄

蒼峴山人文集六卷〔清〕秦松齡撰

一

蒼峴山人集五卷微雲集一卷〔清〕秦松齡撰

五五

出門吟一卷悔齋詩集一卷又新集一卷

怡老篇一卷集外錄一卷〔清〕李贊元撰

一三七

哲次齋稿十二卷〔清〕梁熙撰

三二三

望古齋集十二卷〔清〕李繼白撰

五四一

〔清〕秦松齡撰

蒼峴山人文集六卷

清嘉慶二年秦瀛刻本

嘉慶丁巳鐫

蒼峴山文集

世恩堂藏板

瀛年二十餘先大夫手先高祖官論公文彙授瀛瀛受而藏之今已三十餘年公之文彙猶藏篋中而先大夫之殁久矣今年夏出而讀焉因與吳君彙中其事校讎而付之梓公少入翰林既而罷歸又以膺薦入制科學問精洽見推於當時鉅公蓋公於講學則交睢州湯文正公於詩則交王新城尚書於古文辭則交長洲汪鈍翁慈谿姜西溟兩先生所著毛詩日箋及詩集早有刻本傳世而文彙至今始刻先大夫志也嘉慶二年丁巳七月元孫瀛謹序

蒼峴山人文集

秦松齡字畱仙無錫人順治乙未進士入翰林罷歸康熙已未

召試博學鴻詞歷官諭德嘗與睢州湯尚書斌講求性命之學工詩古文與同邑嚴繩孫齊名而詩格尤高所著有毛詩日箋蒼峴山人集行世弟松岱講學東林尤邃於易著有周易晰微二十卷一統志

秦松齡字畱仙無錫人順治乙未進士歷官左春坊左諭德七歲讀中庸閉目潛思良久告其師曰吾識性矣十九官庶常

世祖章皇帝召試詠鶴詩有高鳴常向月善舞不迎人之句指示閣臣曰此人必有品置第一以進糧案呈誤歸田

蒼峴山人文集

二

旋以博學宏詞薦侍從講幄纂修明史甲居二十餘年研精宋五子書窮經尤邃於詩著毛詩日箋江南通志儒林傳

蒼峴山人文集目錄

元孫瀛編校

卷一

魯隱公論

不書卽位

公及邾儀父盟於蔑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夫人子氏薨

武氏子來求賻

衛州吁弑其君完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鞏帥師會宋公陳侯衛

蒼峴山人文集 目錄

一

人伐鄭

考仲子之宮

宋人取長葛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公伐邾

公會齊侯于防 公會齊侯鄭伯于中邱

公敗宋師于菅 取郕 取防

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卷二

送陳而念之任臨安推官序

送郁巖黃侯歸鄆城序

新修無錫縣志序

周禮部遺集序

張靜思先生文集序

焉文堂集序

湛園未定案序

吳修齡詩序

鄉黎眉詩序

青梧集序

碧山詩序

陳朝喈詩序

谷園詩序

蒼峴山人文集

目錄

陶紫司時文序

施昂青時文序

小學淪注序

錢十峯先生八十序

張秋紹先生八十序

沈母周太夫人壽序

卷三

上座主山陰胡先生書

與王阮亭書

錢貞女合葬記

亦園記

重修放生池記

復南禪寺放生池記

一梅亭記

遂寧張公書院記

華氏蓮渠新阡記

梁塘橋胡氏新阡記

卷四

嚴中允傳

馬雲翎傳

邵經農傳

過百齡傳

蒼峴山人文集

目錄

徐母王孺人家傳

從祖文學再遷公家傳

華仲通先生墓表

慎閑李先生墓表

卷五

白心鄒君墓誌銘

進士敦若張公墓誌銘

昌化縣知縣陶君紫司墓誌銘

封武定府同知來陽顧先生墓誌銘

侯節母吳孺人墓誌銘

嵩山瑤水杲禪師塔銘

華頂仁叟震禪師塔銘

卷六

副都統前光祿大夫總督兩廣軍務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正一品世襲拜他喇布勒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雷村吳公行狀

刑部山西清吏司郎中霓峯侯公行狀

族祖中大夫湖廣湖南糧儲道叅政補念秦先生行狀

狀

書王文成論學書墨蹟後

雙忠遺翰書後

書史閣部遺像後

蒼峴山人文集

目錄

四

書計甫草思子亭記後

祭歸元恭文

祭成容若文 同嚴中允蘇友

蒼峴山人文集卷一

無錫秦松齡著

魯隱公論

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於桓公而弑之蘇子曰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爲非嫡與桓均爾而長于桓隱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翬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尚茲秦子曰非也隱公非特不敏于智實不足于仁也隱公非果欲讓桓也隱公之與桓其非嫡均隱公欲成惠公之志將平國而反之桓此其初心爾及攝位已久國人安之則其反之也難人

蒼峴山人文集

卷一

以物假人久且若固有之况人國乎况魯之國隱公未嘗不可有乎隱公本中材也欲讓桓則有所不能欲不讓桓則有所不敢不能不敢之心兩持於中而不能決故攝既久桓旣長而不能讓隱公特未嘗欲殺桓爾若謂其果欲讓桓者吾不信也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欲弑其弟欲弑其君人之情固未有不怒而欲殺之者蘇子之言曰盜以兵擬人塗之人皆殺之謂盜且并殺已也隱公之智豈果不及此歟吾觀夫隱公當日但曰吾將授之其意平其辭緩非惟不怒而殺之是且以其言爲愛我也隱公方以爲愛之之不暇又何能怒而殺之且知其將弑已哉如有人焉告人曰吾能爲盜則其所告者必其同爲盜者也

不然亦必不惡其爲盜者也。隱公亦若是而已矣。公子翬之計特求爲太宰耳。計不行則太宰不可得。弑桓之與弑隱同一君也。桓公之惡隱甚於隱之不欲讓桓也。故決然而爲弑隱之舉。小人之求富貴無所不至。至於隱公不能殺之以讓桓。彼固知之熟矣。左氏曰。羽父懼反。譖於桓而請弑之。蓋亦失其實也。吾固曰。隱公非不敏于智實不足于仁也。隱公非不能殺公子翬也。

不書卽位

惠公娶仲子爲夫人。其爲失禮固也。然當日既娶爲夫人。則儼然以之爲嫡矣。觀於天王歸仲子之賵。則天子且以爲魯之夫人矣。桓公之得立在惠公必先命之爲太子也。

蒼峴山人文集

卷一

二

故隱之讓桓未可非也。父欲立之而子謂其不當立。必欲攘而取之。不可訓也。黃勉齋氏以爲隱公當如夷齊之事。乃爲得其正。恐亦未盡然。公羊曰。隱長又賢諸大夫。拔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爲桓立也。此隱公之初心也。及乎攝位既久。桓公既長。讓桓之說。但託之空言。而不卽見之實事。以及於鍾巫之禍。勉齋氏所謂義利交戰於胷中而不能自決者。蓋失在於後而不在于先也。

自立以待桓公之長。不如立桓而已爲政及其成人而授之。蘇氏之論精矣。

公及邾儀父盟於蔑

黃氏曰。抄曰。盟非美事。而春秋亂世相與結好之常。聖人不過因事直書。諸家或以爲褒。或以爲貶。皆不可知。然既盟而又伐之。則非耳。斯言非不簡捷。然謂聖人據事直書。褒貶自見。不在或日或不日。或字或不字。可也。若謂褒貶皆不可知。則不可也。隱公攝位之始。無甚不得已而汲汲焉。邾盟之是求。誠如呂氏所云。示人以不廣者。左傳曰。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亦微詞也。諸家以爲貶庶幾得之。以爲褒儀父之與盟。則斷知其不然也。夫無故而歃血要神。何褒之有。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蒼峴山人文集

卷一

三

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其爲失禮之大。不待名宰而後見也。如必以名宰爲貶。則後此賵成風矣。葬成風矣。成風亦妾也。而榮叔召伯不名也。若如胡氏所云。於前則名冢宰。於後王不稱天。其法益嚴。則更有所不可何也。均之失禮也。一歸責於臣。一歸責於君。例不合也。始則名其宰。而王猶稱天。繼則王不稱天。而反字其使臣。義不當也。夫天王云者。春秋之特筆。示無二尊也。其有不稱天者。或因舊史之文。聖人無他意也。宰之名。其說亦猶是也。

夫人子氏薨

夫人子氏當從穀梁定爲隱之妻。何也。仲子既稱夫人。聲子不得與竝。隱公承先君之志。以嫡讓桓。必不肯稱己母。

爲夫人以當仲子故知以爲隱之母者非也元年天王歸惠公仲子之賵則仲子之卒在春秋之前若如左氏所云豫凶事者乃情理所必無先儒論之審矣故知以爲桓之母者亦非也黃楚望則曰隱公當國凡事謙讓不肯自謂爲君故史不書即位改葬惠公公弗臨衛侯來會葬亦不相見蓋皆承父之志爲桓公之地既已如此無緣卻以夫人禮喪其妻黃氏之言誠是也然不以夫人禮喪其妻者隱公之事史之不書葬示不成禮也夫人云者猶隱之稱公耳隱雖攝國人既扳而立之稱之曰公公之妻欲不稱夫人得乎亦各從其實也

武氏子來求賻

蒼峴山人文集

卷一

四

胡氏曰賻以貨財則生者所須索也君取於臣不言求而曰求賻求車求金皆著天王之失道也上失其道則下不臣矣嗟乎周之微亦已甚矣胡氏之言何其不恕也諸侯有貢天子無求禮也邦有大事而魯不賻雖問罪可也周之此時豈尚能問罪于諸侯乎常貢之不入王喪之不共討之不能勢必出於求矣王崩魯不會葬而區區之賻尚待於求惠公仲子之賵王且歸之而魯於王喪視之漠然不能比於列國之交際其驕蹇無禮直有不可勝誅者而胡氏不之責何也愚謂春秋之旨蓋深悲周之不競而極惡魯之無王

衛州吁弑其君完

程子曰春秋之初弑君者多不稱公子公孫蓋身爲大惡自絕於先君矣豈復得爲先君子孫也古者公族刑死則無服況弑君乎大義既明於初矣其後弑立者則皆以屬稱或見其以親而寵之太過任之太重以至於亂或見其天屬之親而反爲寇讎立義各不同也愚謂程子之言精矣未必果是聖人之意也弑君天下之大惡也因其弑君而直書曰弑君所以明大義也篡臣逆子雖假息於一時元惡大慙常見誅於千載嚴莫嚴於此矣或削其屬籍或不削其屬籍固不必論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輦帥師會宋公陳侯蔡

人衛人伐鄭

蒼峴山人文集

卷一

五

甚矣宋殤公之不道也州吁弑君之逆賊也爲鄰國者不能聲罪致討反納其邪說倡率陳蔡以伐鄭時陳蔡雖達於衛亦當知其爲賊未肯遽助之觀陳侯終聽石碚執州吁而蒞于衛固知其未欲黨逆也宋殤一聞伐鄭之謀欣然而動衆二國不得已而從之公子輦又奮袂而應之使弑君之賊不特遭誅幾於定位皆宋殤爲之也然殤公亦何愛於衛何讎於鄭不過以公子馮之在鄭刻不能忘耳左氏曰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曰欲納未有其事也爲殤公者苟念穆公舍其子而立已當委曲隱忍以消其禍如其果有不順而後與師伐之未晚也乃借逆賊之邪謀挾列國之兵力以快其私心之蓄憤若此其亟亟哉夫

伐鄭首謀者衛也而春秋書曰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於鞏帥師再書曰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著宋之爲首禍也主兵者宋也非宋則陳蔡不從衛不能伐鄭而弑君之賊不待數月而後誅也惡宋之甚也

考仲子之宮

仲子雖非嫡然惠公娶之日已尊之爲夫人也既爲夫人則當祔惠公之廟然孟子既祔廟仲子不得入是未得盡合夫人之禮也若以妾母之例而別立宮則當曰立仲子之宮而曰考者何也考者始成而祀也穀梁曰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否家氏曰君不親祭尊宗廟也按此則雖桓公爲君之後而不得

蒼峴山人文集卷一

六

親祭其母况隱公乎今隱公既親祭之則非妾母之例矣蓋隱公當日既不欲屈仲子爲妾母又不得躋仲子而祔廟故於其別立宮也如妾母焉於其親祭之也如夫人焉魯之創舉也桓雖未君隱公堅讓桓之志先爲其母立宮其失小也親祭仲子則非所以重宗廟之禮其失大也故書曰考仲子之宮

宋人取長葛

春秋之初魯宋衛陳蔡爲一黨齊鄭爲一黨其後宋鄭交兵不已鄭莊欲離宋之黨故輸平於魯而艾之盟齊亦以鄭故與魯合自此齊魯鄭爲黨而宋之交離矣春秋於隱三年冬書石門之盟者見齊鄭之合也於此書圍長葛取

長葛者見宋鄭之讎也鄭不以宋之讎必不屈已而輸平於魯齊不以鄭之故亦無緣與魯盟此魯之大事而諸侯之黨離合之本末也如以來告而書則魯鄭初合長葛之取來告宜也三年齊魯未合石門之盟未必來告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齊侯爲鄭求魯故使弟年來聘結艾之盟不使他臣而使弟不使他公子而使母弟以見親魯之甚爲鄭之切也聖人不過就其事而書之耳胡氏謂不稱公子罪齊侯過寵其弟以啟無知篡弑之禍則於文太深矣

公伐邾

左傳曰公伐邾爲宋討也杜氏曰公拒宋而與鄭平今鄭

蒼峴山人文集卷一

七

復與宋平故懼而伐邾欲以求宋愚謂杜氏之言未爲盡得隱公之心也是時齊鄭方求睦於魯魯在得志之日鄭與宋平特暫時解釋其爭未已魯豈不知之若宋責魯以渝盟齊鄭必并力以助魯魯何懼於宋哉隱之爲宋伐邾蓋有二意一則宋魯素睦忽棄之而親齊鄭於心稍有不安爲之伐邾若不終棄宋以結盟宿遇清之局一則鄭雖輸平於田未入示以中立之意以要鄭賂使不得不入觀於鄭賂既得即從鄭伐宋可知矣邾本魯之附庸未嘗失禮於魯一旦爲人而伐之蔑盟不足道小國其何辜焉程子曰擅興甲兵爲人而伐人非義之甚也

公會齊侯于防 公會齊侯鄭伯于中邱

左傳曰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又曰公會齊侯於防謀伐宋也嗟乎此時豈復有王命乎諸侯皆不王而獨宋乎諸侯之不王孰有過於鄭者乎其爲假託而與師無疑也然鄭與宋交兵非一日茲何用假王命而後伐之其假之者爲齊魯地也魯素與宋睦齊近與宋盟一旦從鄭而伐之二國必有師出無名之疑鄭莊故託爲王命之說使二國有所藉口其一會于防再會于中邱又盟于鄧而定師期焉蓋久謀而後決也鄭伯之巧于籠絡人亦至矣特此三君者朝貢則無王伐人則有王吾不知其設謀定計之時其亦有內愧于心否也

公敗宋師于菅 取郕 取防

蒼峴山人文集

卷一

八

左傳曰庚午鄭師入郕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說者多不從左氏謂經不言鄭入必魯入而魯取之也愚謂必鄭入而歸于魯鄭莊亦猶歸防之故智也魯雖敗宋師于菅而三國連兵鄭爲主謀安必入二邑者非鄭且鄭莊志在合諸侯而不在得二邑故封之不吝而况他人之地乎其不歸齊而歸魯者菅之勝魯之功以此報魯又與齊素合於魯新睦信齊而疑魯故以二邑爲餌以堅魯之志也經之不言鄭入以二邑既歸魯但書魯取而略鄭入矣

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左傳曰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

艷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啖氏曰古者大夫皆乘車其妻固當乘之不可在路而見其貌蓋以舊言孔父義形於色故誤以爲女色之色愚謂左氏親見國史不應傳誤如是必當日實有其事而記之耳啖氏之不信左傳乃信公羊之過而不能會通其意也公羊曰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啖氏以爲孔父正色立朝其被禍以殤公也豈關其妻之美哉不知公羊之說推宋督之心也左氏之說記起禍之端也宋督包藏禍心欲尋釁而發難一旦見孔父妻美遂爲攻而奪之計名爲奪妻實在殺孔父既欲殺孔父因而激怒殤公使爲不兩立之勢得以奮

蒼峴山人文集

卷一

九

其恣睢而推刃於君父如市井椎埋之徒與人爲難必加人以非意之橫逆俟其人之不能忍而與之鬪然後快其所欲爲焉蓋亂臣賊子如宋督者乃才之最劣策之出於最下者也故二傳之說皆未可廢也唯左氏謂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夫督正欲公之怒而後弑之也而何所懼乎則未爲得小人之情也

瀛案先高祖著毛詩日箋成於春秋亦有箋記未卒業僅存稿十四篇謹附於魯隱公論後爲一卷

蒼峴山人文集卷一

無錫秦松齡著

送陳而念之任臨安推官序

今天子威靈赫濯滇黔悉平復俞地方大臣之請命進士之待次於部者爲雲南各府推官而陳君而念遂得雲南之臨安雲南古荒徼地臨安又最僻故事郡邑吏未嘗以命進士况反側甫安聲教未洽陳君首爲

天子之命吏而臨之恐煩苦難治故人莫不爲陳君憂或曰推官職漕與刑二者俱足以爲累今雲南阻遠無漕又刑獄尚簡居其地不過二年不入爲臺諫亦郎署矣夫憂之者之冀近而畏遠也解之者之計樂而忘苦也豈非人

蒼峴山人文集

卷二

一

情哉然皆非君子之所當計也陳君亦思大臣之所以請

於

天子

天子所以俞其請而命陳君者乎

天子旣以雲南遠在萬里委大臣以便宜治之凡郡縣之長吏無不聽其自置而命之部除誠重其官以治其地也臨安當荒殘之後百務未舉流亡無藉之徒資緣委署者十八而九旣知其非朝廷之所命旋且罷斥其視民之吳越固然今陳君以名進士負慷慨特達之才奉

天子之命而往臨安之民刑獄待以理強頑待以鋤土司獠洞之未附者待以招徠其所望於陳君者甚重如不過

奉行文書循他府故事則委署之官知遵守者能之卽何藉於君哉上以副

天子之命下以應大臣之求君之爲此者何如而顧以憂者解者之說進焉則已陋矣陳君爲人恂恂豈弟其中剛毅有守使執吾言以往吾知必有以稱是職也

送郁巖黃侯歸鄆城序

守令之難久矣而江南尤甚江南守令之難又莫若今日吾錫不過江南一大縣耳其財賦視他省數郡

本朝開國以來宰是邑者不下數人大都一二歲輒罷去少者數月去苟能踰是數者人皆稱其才其吏治必可觀必爲百姓所愛戴至於遷秩而去者蓋無有也獨郁巖黃

蒼峴山人文集

卷二

二

侯來宰吾邑其久至于三年人皆稱其才而吏治彬彬百姓戴之無異志然卒以錢糧考成罷官甚矣吾邑之累守令也然而百姓非不急公也侯非拙于催科也其累在于功令之太嚴軍需之那借舊官之積遞也若此者朝廷非不知之諫官非不言之而司計者動曰無可奈何然則黃侯之罷去亦聽之司計之無可奈何已耳豈真侯之罪也哉侯宰吾邑三年獄訟清簡奸宄懾服前年當海上多事京口報陷時邑人皇皇思鳥獸散侯佩弓矢集吏民魁岸有力者數十人皆騎巡行城堡行保甲法城門不得私啓閉時謗言喧傳奸民思以鼓亂侯召士民而告之曰賊來有令在賊不來而外有訛言何也遂懸榜於衢曰捕得訛

言予五十金後無敢言海上事者境內以安余時方請告里居竊歎黃侯之才而幸吾邑之有侯也既以罷官將歸鄆城邑之民扶老挈幼哭送數里予師錢先生礎日者邑之隱君子也侯每造其廬問邑中利弊先生無不告侯無不聽者于侯之歸徧徵四方賢士大夫之詩歌以送之士大夫無不知黃侯之賢故贈行之詩歌為極盛余與侯交善迺祖之郵亭執酒而言曰黃侯行矣前侯而宰吾邑者其行也皆不能如侯今侯雖罷去乎在官且三年百姓思之士大夫思之其政績在人心而歌詠之文章在黃侯行箚中也夫仕宦何常之有有罷去而為人思有遷去而反為人怨者侯之去也不怨而思不有物產金帛而有賢士

蒼峴山人文集

卷二

三

大夫之詩歌侯亦何不樂於此行哉黃侯曰如君言余遂書其事并言吾邑守令之難以送其行

新修無錫縣志序

無錫志可考者自元處士王仁輔始至明凡三修自後闕而不修者殆百餘年萬歷以後稅政日多變故紛起一切規制漸失其舊而東林諸君子倡明正學於斯時故吾邑風義節烈之事卓然可紀者衆我

朝定鼎幾五十年仁恩至化汪濊淪浹凡賦役土田人民風俗一還於古邇者

皇上南巡駐蹕錫山重以

宸翰詩章輝煌泉石千古未有之典被於一邑則志之修

其可緩與夫事變多則不勝書人物衆則難備載非綜其詳則慮過簡非提其要則慮過煩故凡史乘之作操牘者初非不欲盡善及其成或偏而不該或泛而無當蓋甚矣其難也松齡少壯時閒居多暇輒取鄉里見聞之事手寫成帙而從祖侍御大音先生授以前輩誌傳之文甚備會三韓吳公來宰吾邑議修邑志一時縉紳文學之士分任編纂松齡則與受業師錢先生肅潤從叔文學保寅鍵關山園博稽旁采凡建置沿革官司選舉巖有端緒未幾松齡奉

蒼峴山人文集

卷二

四

命赴楚軍而吳公亦遷閩臬去事中輟後松齡再入史館與官允嚴先生同修明史遇鄉邦耆舊有善可書者未嘗不鄭重載筆且冀邑志終於有成以畢前願甲子罷官歸宮允亦請假里居會邑宰徐侯以邑志相屬乃與宮允更取前後諸書刪除繁瑣仍別立義例其事關利病必請於徐侯而後屬草顧松齡多病未獲如昔之專勤而宮允矻矻編摩無間寒暑詮次翦裁必公必慎蓋數易稿而告成宮允之於是書可謂盡心焉矣其徭賦則從叔戶部公泚鈞稽綜核纖悉必詳餘則文學張君夏熟於舊聞間相商榷夫以一邑之志自吳公始為之歷二十年至徐侯而克就書之成不其難哉後之覽者考其前後戶口賦役之登耗人材物產之消長且以知

聖治之宏被於一邑者百世而下猶為興起而增慕也若

夫徐侯莅事八載政理人和百廢具舉尤孜孜於邑志之成其意豈今之爲令者所及哉刻既竣徐侯以松齡與有撰輯之勞不可無言簡端爰敘其始末如此

周禮部遺集序

前明嘉靖以前士大夫講學與聲氣爲二萬歷以後講學與聲氣爲一方東林諸君子道不行於時退而與二三同志闡明聖賢之學非有意於四方之聲氣也然而諸君子之學主於經世以分別君子小人爲務世之慕爲君子者翕然歸之及再起而立於朝其所以進退君子小人益力於是小人疾之如讎目爲朋黨而清流之禍成矣諸君子既被禍而名益高士大夫慕倣之者益衆其中號爲眉目

蒼峴山人文集

卷二

五

者大都崇尚氣節猶不失諸君子之舊而於廣聲氣持朝局不能無意乎其間歷天啓崇禎之世門戶水火遞相勝負以訖于明亡金壇周仲馭先生生東林之鄉習聞先輩遺風以氣節自許在南禮部疏請卹建文死事諸臣又言宦官不當任言官不當棄忤旨罷歸再起儀制郎請祀顧端文高忠憲於兩廡凡所建白皆關世道學脈于是先生名益重方先生之罷官歸也讀書句曲山中講求有用之學四方名流相與應和門人多至數百人是時懷寧阮大鍼以奄黨廢居金陵欲改事正人洗濯復用先生持不可而諸名流復有南都防變竭力攻之大鍼謂先生實使之恨切骨至福王南渡大鍼復用而先生禍不可解矣人或

謂先生立名太高聲氣太廣以一耶官號召同類激揚清濁非明哲保身之道以致小人側目卒死於其手然余觀先生遺集於國事之得失人材之進退激昂慷慨欲以身任天下之重而所敬事者劉念臺李懋明黃石齋倪鴻寶諸先生所深交者馬素修華鳳超成寶慈金伯玉諸先生皆當世名賢君子非徒有意于廣聲氣持朝局者而引先生爲同志則先生之所存亦可知矣嗟乎崇禎之末何時也人主孤立于上羣臣營私于下蟻賊鴟張中原塗炭爲臣子者方且痛哭流涕倉皇補救之不暇何暇計及于身家苟如明哲保身之說則凡容頭過身置國事于不問反得以藉口而道責也以先生之氣節矯矯使不死于小人

蒼峴山人文集

卷二

六

之手必能殉國難從前數君子于九京其不能死國而死於小人先生之不幸也論人者必視其人之立身本末何如若以所遭之幸不幸軒輊天下士則過矣先生遺集凡若干卷其孤某持以示余余故略序先生平生本末與其所遭之不幸以告後之論世知人者

張靜思先生文集序

自古忠節之士不必以文章顯而天下後世因其人誦其文雖尺牘片言往往愛而傳之至於歷世而不泯蓋文之以人重也久矣彼其議論所發內本乎忠孝之心而外係乎天下國家之故讀書者既有以激發其志氣而又得因其所言考見當時政治之得失與君德之消長故雖無意

爲文而文有不可得而泯者有明直諫之臣較前代爲多而世宗朝尤盛於時吾邑靜思張公爲給事中因太廟祫祭帝不親行公上疏諫得重譴以去非所謂出一言而關天下國家之故者與嗚呼治忽之際其辨微矣當公爲諫官時世宗方富於春秋銳意圖治凡郊祀大禮皆所親定豈不明於非類非族之義而太廟之祭稱疾不行母亦宮中禱祀已興所重者在彼不在此與公以抗疏得罪廷臣卒無有申其說而力諍者以爲此細故耳無足深論迨其後帝深居禁中以清靜無爲爲務文成五利之徒蠱惑上心公卿大臣希得進見然後知向者祫祭之不行已潛伏其幾而公之所論固有以逆觀其漸而防之於微也孟子

蒼峴山人文集

卷二

七

焉文堂集序

焉文堂集者吾邑黃漢臣先生自名其所著也先生文故

爲周櫟園司農所推服既歿櫟園亟徵遺稿欲梓於金陵邑侯畱邨吳公謝曰有司職也會侯擢閩憲不果侯去而稿失所在今先生之甥李子介生蒐輯散亡僅百餘篇屬余論次仍繫以集名先生志也憶先府君嘗執經先生余方羈貫側聆緒言數十年來先生鬚眉言笑儼然聽親聞而晚晚侵尋文獻凋落後死之責有餘惡焉先生出馬文肅公門以文章氣節自砥礪當滄海橫流慨然欲有樹立洎公以完節聞而先生引母在之義幅巾野服依東林之故墟郡邑大夫式廬造請局扉避匿至於樵蘇不給假硯田之獲代負米之共每一文出傳誦矜賞而先生夷然不屑此焉文之所由名也先生既以布衣負士林望一時著

蒼峴山人文集

卷二

八

湛園未定藁序

余友慈谿姜子西溪負耿介之氣潔直自將與世寡偶獨

好觀古人書每比次其行事而論其是非成敗得失必準諸理辭盡而意沛若有餘其他所爲文字俱不苟隨人高下近世作者未有能或過之者也西溟少精舉子業屢蹶有司愈不喜詭隨弋獲前年已有以其名上聞者會格於例旋報罷故余嘗謂西溟嗜古近癖而不能與時文定其榮辱之數名達

九重而不能與流輩爭其一日之遇西溟聞之殊不以介懷也日就余言古今文字有一定之的雖銖毫分寸不可踰越若學者則務與年俱進與時俱變耳終其身無得止法也以是益發憤欲盡屏人事并力以從事此道會奉有纂修之命治襄北上哀其前後著爲一集而中所芟汰者不下十之三四集成將挈之以行余視其才力雄富而一規於法擬古作者分量恢恢有餘地然猶自署爲未定藁卽其志可知矣

著峴山人文集

卷二

九

吳修齡詩序

今之世無知吳修齡者獨其友周子俶知之子俶曰吾妻吳修齡者古君子也其爲詩歌古文亦古人之詩歌古文也不求人知故人無知之者今且學神仙矣然其人嫻於累代掌故且善談兵殆非漠然於世者子欲交天下士何可不一識修齡余聞其言慕其人而願見者屢矣願修齡遠在數千里外非旦夕可得致獨時時存諸心而已一日修齡至都予遂得因子俶以交修齡叩其中之所藏與其

所聞於子俶者果無以異也余既幸其至樂交其人且感當世耳食者日徵逐虛聲使抱宿學負奇節如修齡者不能聞名百里之外獨爲子俶一人之知而子方僅而得見微子俶亦幾幾失之噫可歎也戊戌歲副相栢鄉魏公將選唐詩清覽集欲得宏博士佐其校讎問之子俶以修齡應選竣刻之吳門并刻其稿行世魏公志也夫以修齡之才不見知於世知之者惟一子俶而子俶之貧反過於修齡不能振也子雖幸獲知之而位卑道輕亦度無以爲修齡益者魏公其有意乎魏公謂予曰修齡詩宗李義山然世之爲義山者多齟齬少陵余獨以爲善學義山者善學少陵者也然則魏公之知修齡審矣余遂書此以爲其詩

著峴山人文集

卷二

十

鄒黎眉詩序

記曰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釋者曰取詩之興趣以理其性情使合於宜也古之人自郊廟以至閭巷莫不有詩凡輶軒所採太師所掌不必皆詩人爲之而左氏所紀國君之會享賢士大夫之聘問類皆歌詩以相酬答大約取他人之詩而歌之也夫爲之者不必皆詩人歌之者不必非他人之詩其意專在合其性情之宜如記所云者此詩所以重於前而詩之爲法所以傳於